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樂軒集卷四

宋 陳藻 撰

賦

菊花賦

律中無射兮其聲商以高金飈遒勁兮胺百草而蔫膏清灝流地特形一毛醒方蘇於舊荄脈已奮乎枝柯津至有涯葉窮秋毫究舒厥盛蕚布嗷嘈散散黄英其情

若何土階茅屋明良賡歌富貴不淫淫非吾曹禹食菲兮溝洫勞湯德且慙孰恣于遨艱難王業周琢而磨身弋綈兮道德麗心經理兮投厭戈曉露團團兮昌璿旒之孔多數君恍其胥會兮覩濟濟乎上袍坤裳之德弸中彪外兮藹相輝而盪摩寂寥兮瀟灑屋蘿兮山阿匪陶兮愛汝乃汝兮則陶蘗含章兮叢婆娑振振童子標格非凡志凌穹漢迹混蓬蒿展葉敷華玉宇澄虛青青衿佩以翔以翺崇臺顯榭低回苦思或謙光而抑抑柴

開華户體胖心廣或渙發而囂囂或烟惟月幌緣詩太
瘦鼓舞吟哦幽姿逸態層崖峻阜寧肥遯兮與決科千
菲萬艷其藻固挾天庭兮名圈兮利牢貌粲而癯意肅
而豪甘忍飢以香廉疇撑腹而臭饕芳譽籍籍聘書徵
入鼇峭嵯峨有人若我異彼惡草誰賦離騷秦筆以刀
嗟俗吏之滔滔者哉爾其歷蘭省步華館坐邃閣兮正
秘書之舛訛審直辭而貶褒序庠潔已以為師揚德馨
于俊髦徜徉容與乎金閨玉堂之內判花視草芬馥兮

酷烈秀茂兮森羅霜臺凛凛胡斥非慆三軍出帥靡頑弗鑒作秋官於圜扉刑自嚴而不苛上公雖尊吐哺迎客誰飫豚羔賤貴者時吾常未始改兮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太陽正照襟袍惟冷齱齪庸流黴風生濤肌膚可萎氣燄詎可奪兮縱十九載於匈奴漢節不放而落旄重九良辰運來難逃舉世我趨榮傾敗荷惜哉寸晷容易蹉跎明日人心弃我粕糟然其衰也亦國老之皤皤諸年少其焉如太子安而不他是故歴代議養執爵余

飲先萬乘而酕醄毛嬙麗姬鬒髮如雲選花插髩吾不使遭讀書之眼翳膜生皆神入其眶耿如秋波或乃三枝兩簇散漫疎成騷人墨客適爾相過千株萬朶間以他卉王孫公子來往如梭繁盛滿園一望數畝良金幾籯敵此富有非天下之至貴孰能與於此哉萬物備我不藏不韜得之者性失之者魔愛玩不已三嗅而作吾執吾友邪揄咍呵遂相與言不知者從乎優婆采而獻諸蕃夷之摩訶知之者從乎孟軻而訪于酒糟也辭曰

饑有饌兮丹霞拖渴有飲兮涼雨施魂雖悅兮亡血臊精物何產於厚地兮全一清而子操子將辟穀兮刴鷄鵝專餌汝兮亶至和寒無用兮衣蓑白日上升舟兮誰篙奚待尋乎海山兮六鼇徐福去兮空回艘彼不火食兮啗仙杏與蟠桃或棗或栗兮或蒲萄飡朮之實不若飡其華之敖頃兮俄乘羽化兮辭舊窠朝玉帝兮履舃靴下視塵寰兮天贊慕我不及歎白頭兮悶搔

梨花賦

絪緼無涯孕精産荂九旬流華四月孔脅有匪浮誇花外之花爾其娟静閒暇以窕窈兮敷舒幽貞其清皦兮恬淡瀟灑委蛇淳雅美不逦麗素不隣野若帝厭爾衆芳之淫冶我宜錫其純嘏者耶濯濯春雨皓皓華月彼質而静彼淡而悦或依于葛我所執兮或俯于藻我所拾兮祠庭閒寂樹英宻祁祁僮僮如出而入奚素絢以比容徵形管而名實夫大寂闟闢治至靈甄無識蓋有睽性而合質者耶于何后妃兮似欣欣乎晴光余將歸

寧兮眡滌濯乎衣裳流水之陽古公胥宇乃攜乃姜不容不粧后脱簪珥露諫宣王煙之蒼蒼青障于張解圍小郎三三兩兩寒窗之傍恍兮文德散帙于中宫左嬪擕思于椒房函如六齡之鄧袁若大家之班或乃暴風淫雨赴死無懼生兮貞女歿兮烈婦于嗟牡丹彼美芍藥胡為顔色可與娛樂丰丰褒姒艷艷驪姬君以為妍人以為媸花百其試予兹懿哉辭曰匪冬而雪匪夜而月香山何人題我太真江之永矣不可泳思漢之廣矣不

可方思

桔槹賦

漁溪之民兮桔槹一日不雨兮則勞土旣薄兮沙石夕水鑽鑽以下篩井湊湊而湧高十日不雨兮因迴數而損泉巽之愈低力其倍宣晝雖給於西園夕恐焦乎東田自甲至戊惟丙能眠夫婦蓬鬉如蠻如猺太陽升兮畢炎燒嘉樹在前若秦皇漢武兮慕三神山之絶遼已而視瓶中之粟曾不足以禦來者之一朝思弗負於債

家秋已竭其膏體幸而禾稻成穗雷腹有充舉手加額
慚荷元穹彼彎射虎之弓兮恨侯印之阻封援賦鵩之
筆兮少為傅而曰窮潘嫌官拙兮達早羽嘆天亡兮戰
工長卿不文犢鼻皆可仲卿凡者牛衣足供作進學解
者非韓愈耶昔有解嘲之揚雄言若亡憾兮意則由賜
之不容斯可也世莫如漆園之憤悱兮羌託辭於苦空
場屋之士戚戚未第乍登九品立侯隆崇紈袴之子厭
厭肥甘幸然一飯怒冠髮衝妖艷之女羞與醜婦共牢

而食安得淮陰壯客甘絳灌之雷同者哉曰聖曰賢為顏為孔己雖樂以無尤人至今而屈訟造物者起笑而為辭曰賦汝厚兮責我深隨自然兮吾何心謂渠能兮昧矣謂渠素兮呻吟不若吝之兮均桔槔而後食庶無僥倖兮豈聞相怨之音

惜別賦 并序

漁溪諸友丱角相從或相識乍離乍合今歲偶聚向時未生或初生者長成而丱角有適壯齒

矣二月始集講論未幾槐花將黄次第分散余世事已嬾筆耕亦倦日嗜啜茶飲酒逍遥行坐締玩溪山之勝耳安能激厲諸君哉聞撰數辭

强名之曰惜别賦

場屋徽名舉世營營有貴於已在人者輕人疑余兮未貢余已官而歧京買臣行歌咄哉小生爾既朱輪孰與原憲終貧兮自得之榮況乎乘堅策肥旌旗擁路于青史兮無聲噫天垂月兮山吐雲青草死兮地懐根一枯

一茂日代乎前㫖仁氣之絪緼嘻哉諸君世務紛綸來
歲之春想無暇留醉翁兮談天地之醇六經諸子百氏
兮縣妙道之所存茍惟綴緝編類以得失為悲歡雖同
居而白首亦奚由兮愈親

樂軒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樂軒集卷五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吴貽棟

欽定四庫全書

樂軒集卷五

宋 陳藻 撰

記

復庵記

余客姑蘓且半載罕相識者竊自笑曰丁寛易不東矣歸念頗濃陳氏子年逾弱冠吾鄉大義譜也先世之淛宦而家焉近傍一庵為復請余文以記噫俊甫未知復

之義耶能以名其庵謂既知之奚請於余夫復之為義大矣哉揚子雲太元嘗發之曰陽氣潛萌於黄宫信無不在其中此萬物乎也人一善念動於肝鬲則為百行之原用為階以升於天及乎天則階為筌是非階也焉得而筌之乎天雖無窮即是昭昭之多也且在六十四卦之易為復在一卦之乾為元今子取而題其居以復知之耶抑暗合之耶知則請充之暗合則請思之顔淵何人也俊甫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不遠復無祇悔元

吉豈千載而上一顏淵而已哉二也四也徽縣之繫孰
得其門文王周公既大闢其門夫子象之又挈其人之
手以入孰拒俊甫之來哉惟恐望之而不肯入也若夫
頻復猶可迷復可乎哉俊甫貌古而言朴保無是也前
言難盡俊甫果有意乎幸勉之天高地厚以是一復為
泰為壯為萃為益舜不得是無以鼓南風阜財之琴禹
不得是無以歌九功而叙九疇默坐其中而細惟其義
則斯須六合歛而聚見於一庵又俄而盡歸於俊甫之

方寸是其樂也庸有既乎嘉泰壬戌季春朔日合沙陳某記

篚記

龍以土冠余降之年紀三奇二吾惴焉十死詢之八九無半百父母不克葬大父母雖葬誰守豈不懷歸有乖者槖槖我亡乘峽門衢衢金翅玉融故鄉兩驛有山名鐘故人不索祖我乎渠渠曰有妻子其順箕以虛祭於墓歲一至三歲或再至有一至焉者我惘惘然無意於

人世也日忍饑誦經為無蘭之馨鼠肝而人形茲焉惟香火是營茍可以逃三千之大刑而已也噫傒非厓厓誰撲吾額道也仆不敢艾吾余將有遠行筮焉懼夫妄也遇需之井其繇曰利用恒无咎易窮則變吾窮矣奚其恒更筮遇大畜有厲利已嘻吾已則那於虫斯房乎烏斯窠匪齋匪精筮其不靈三日齋七日戒蓍兮其徵繇不云乎咸其腓凶居吉是猶夫二者兆也盥手祝蓍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今予決不敢嗣有瀆筮告之井谷

射鮒甕敝漏泣數行下歌曰筋骨徒勞誘人者軻我躬奈何遑恤其他又歌曰郭外無田顏死道邊我躬不天遑享其先日者遇焉問何故語之故曰筮某事也雖萬不兆足下越樽爼而代之夫造物者使各業其業生其生我司乎鬻君技乎售君留金不信三揲之初遇屯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次来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三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日者駭留其金我申我

歌適空虛而逃壺山嵯峨下有蓬蒿飡松栢以免死異將來之有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三子者束書從我遊其咸孔多

避喧記

丘永言屢謂余曰吉哉貧也弟子不貧則無此見貧亦何負於人耶余默知其進於道莊周以造物者為大宗師余謂造物者之誨人亦無他術貧之者其一耳彼其富之者乃其不屑教之者也雖然能受教者亦鮮矣丘

氏子其可教者耶富不如貧古有是語其誰進於是耶其誰可與游於大宗師之門耶子從幼執孝經論語從余以發蒙時則其家為三溪温户也及長有妻子父死母存鼎分舊宅孟中而叔南李得其北雖廳事堂室季有其全遊觀無所子從謂令爨無欲清矣易置於旁壞後庖之舊壁果木交陰面林泉而背市肆開窓為竈為臺為墻則蕭然一亭焉不畫不堊命之避喧余笑曰喧方避子從何待子從避喧耶荅曰不肖不甘蔬糲不羨

布褐則冒法尋喧而入求醉飽鮮服矣鞭笞不恤況於清議安能靜坐斯須耶曰生之言然前言戲之耳故有時烹芋潲鍋或作鹽齏湯餅欵延老夫談笑其間而相與嘆貧之旨也嘉定甲戌日長至永言因請書其事謹記

序

樂軒序

樂軒子生于長樂之西郭距百里為長樂縣縣人舉進

士諱落以邑稱僮僕聲落輙有刑今童子商擢埸屋駒老馬無憚吾諱落免乎樂軒子無軒長樂軒也故號樂軒雖然吾樂否也

送方孺春赴仙遊簿序

瀕海之民有曽姓者聘林為婦林幼依於伯母何何叔其地利而娉使之及壯受曽銀百兩帛二十端諾其歸也以厚裝曽以書抵何速𫎇林田吾欲得錢耳僕以錢十萬買其田三畝有竒餘田售之他人曽之聘幣何既

奄有之鬻田之金何又盜其半曾訴何於縣何賂吏以免恐曾不勝無以得曾賂奪僕田而畀之嗚呼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緌林也嫁而僕為之裝僕休矣聞者不平勸僕訟於上司民姦吏猾抑何其甚雖然居官者明則無是矣君之别也將聽民訟敢序以告

送達翁赴潮陽序

庶民出賦以供百官百官居有衛出有導富貴於人而無慊者我能為汝平曲直正功罪也民有頑而賦不輸

撻之可也今民有訟名為詣官而予奪之實在胥吏理徵貨而不信是前日出賦徒以供無用之百官而今日之訟能不納貨於有功于吾之胥吏也哉釋老之徒無功而受施儒者擯之彼雖左誑然以誘民而得財百官怙權驅强猾以窮追擾箠械叫號竭民膏血而不恤其貧若事則亦無與焉儒道之衰至是反不若釋老矣達翁行且食民賦也能使民有訟不納貨於吏而賦不為虛出者乎其行也序以訊之

送劉叔嘉赴太學試序

士之試也志於得詞之作者志於是果哉近歲之為場屋也賦黃帝以雲紀曰紀事取焉曰紀官黜之矣賦上聖垂仁義之統曰統一取焉曰統緒黜之矣聖人祖乾綱以流化則曰運與權悲乎哉隨時去取所主又多端也從其是萬一不得從其非喪厥守叔嘉與余遊數載矣今以待補赴于京聽吾言也雖往何益不聽吾言得寧有是哉雖然今必由是而後得未可知也姑因其行

序洩吾憤爾

容膝軒序

形骸者精神之逆旅也宮室者又形骸之蘧廬也以逆旅而寄蘧廬妄乎哉不妄也是故環堵之室至人之所居一畝之宮儒者之所處逍遥寢卧其下而不以為狹者何哉誠以方寸之大大於六合而無假乎外此孟軻所以食前方丈我得志不為而陶淵明所以小窗容膝而有忘世之樂也今某人養志而忘其形樂天而無狥

於物創為小軒命之曰容膝託余為序予嘉其志而不得辭故序之云爾

晝偃廬序

劉崴之字叔猷結廬花圃謁名三載未暇命也一日讀唐人劉言史秋詩其末聯云才薄無潘輿便便晝偃廬余久客横塘因娶劉家而即居焉按塘東西世譜蓋從王氏光州来然自閩太傅存而上失其傳今唐書王潮傳所載劉行全豈其先耶人之族屬多散處言史亦其

祖裔未可知也三五百年揣摩舊事偶或有中則取晝偃以名廬乃吾家故實不猶愈於借諸葛陶令家事乎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慶元二年正月望日序

勸戴伯陽歸鄉序

翠山之西有荒塚塚有亭亭有一人寓焉桐鄉進士也夏衣緼袍天寒緼袍且破夜無衾裯病累日晨起餒甚復卧日午崎嶇上下往二里至虎丘求火歸爨飯成對案不能食羸困復卧矣于嗟戴生好古道恥令人輕利

重義故凍餒及此生賢矣哉然任質直失通變傾心喜交故患難及此生愚矣哉余無家客食此土愚於伯陽而無其賢其窮殺一等非幸歟噫拙相似困相似余戚於心寢食興念思無以賙勸其歸而已生非不肖親戚閭里憫其顛蹟狼狽何哂之有生毋恧焉余有薄田余歸矣與其歸也寧不歸生歸乎哉再拜以别與而賦詩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無積序

歙石新戒嘉運謁字於余余聞莊子嘗以運而無積形容乎道故以無積字之夫運而無積者不已也已則為積且人之一身其元氣周流而無滯則五藏安平四肢和暢滯則為積積之在内為喘為嗽為渴為洩其熱焦火其寒凝冰積之在外綻而為瘍之形且凡數十種焉甚則足以殞其軀積之可畏如此哉夫其在天地之間亦是氣也壅積而不流陰為水陽為旱在天於日月星

辰在地於五行萬物為蝕為彗為一切之沴兹道之在氣而其積於形也若是矣道而寓於人之百行也亦然運而無積為堯兢兢為舜業業湯之又日新文之純不已孔子之自强不息子思之誠悠久如積焉於耳而不聦於目而不明於心而邪思於手足而妄動於口舌而淫言淫食是其於俗也為小人無以為君子况為比丘氏乎佛者損之而又損其為功也難於堯舜孔子盖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七篇之書所謂食色性也堯舜周孔

食肉飲酒而有婦人焉佛則無是也堯舜周孔非不損而佛之損則甚於前數聖人者何哉堯舜之用窮而夫子生夫子之用窮而佛生堯舜能化一世之人而未能化千萬世之人夫子則能化千萬世之人故曰夫子賢於堯舜然夫子能化君子善人而至愚極惡之人明王不作夫子亦末如之何也已夫至愚極惡之人因嗜欲而為盜賊為弑君父為殺兄弟為禽獸以報烝佛以是故而自布衣蔬食之外一毫不欲焉蓋造物者生是相

而為是矯以正夫人矯枉則過正不甚不可仲尼則不為已甚者也仲尼雖不為已甚亦不能化甚小人者焉故佛為是甚者以化甚小人者一日而不行其甚者是佛者道運之積矣今削髮而為比丘佛之徒也茍食肉飲酒而有婦人焉則其獲罪於天地鬼神非俗人比也俗人飲酒食肉有妻妾無罪淫於娼亦無罪飲食僭侈淫於其非所有然後有刑比丘氏受佛之戒動則為罪夫若是何哉四民者皆有常職以衣以食比丘氏不耕

不蠶而無愧者以至愚極惡之人視之以為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何功而衣食於人哉是其蹈地獄也奚疑矣

丘子中逸老堂序

三溪丘子中信愿之士也架所居堂名謁於余懶思之蹉跎兩載乃一面焉曰永孚得之矣逸老何如曰美哉俾余命之未必到也喜而舉卮請予賦詩辭多戾韻爕而序之夫莊周四條人獲其三若此三字履之者鮮焉

蓋有可逸而不逸天勞以貪而不與之逸有能逸而不逸天勞以貧而不與之逸是故髮垂素而身紆朱望權貴之門兮趦趄廩祿豈無餘懼一日之閒居自是以下有可逸而不逸者凡幾等皆貪故也汙萊之翁飽焉則慵斯須輟工口腹奚充自是以上有能逸而不逸者凡幾等皆貧故也余賦性疎野每見高牙大纛未嘗起羨慕心兼少壯艱阨圖為今日計非厚需於造物者似能逸而易得也且念顔淵以退為進有子不克讀書遺之

樵爨凡百簡陋庶無費力以盡吾年然吾退雖猛覺一鬼物執扑以隨吾後其進愈健是扑也無形能潛入而敲人之中尙東驅西迫不容少宅其技無他但汝益删其費則吾益吝其資俾常不足汝能逸之乎吾見甚可畏也而又可笑也已子中紈袴之餘然理生之具視前日損焉而兒女之累繁其心嗜逸勢何以逸所幸歲月未央若累止此焉計畢婚嫁猶及者希之前使天祐其善而與之逸于中非不能者歌於斯笑於斯弄諸孫於斯

有客焉来觀斯序於斯則曰昔人陳其所作其時嘉定

元年日南至也

綿亭楊氏子名字序

曰卿曰傑半天下問其名位則皆庶人其卿謂何觀其言行則皆流俗其傑謂何名不正則言不順焉能使人無議乎綿亭楊氏子欲以仁為名蓋異乎卿與傑者矣請二之曰宅仁聞者尤其異與其宅仁也寧卿傑然字之以子誨則使有嘲者吾寧無解焉夫子雖不妄許人

以仁實提之以示誨為之固難也言之固訒也苟有志于學孰無聞於聖人之誨請就楊氏子之身而申其說孝弟仁之本本立而道生何仁是也仁即人合而言之道也盡人之道乃謂之仁夫豈易盡乎哉姑培其本者而已矣子誨之息也家素温雖禮義生於富足富而後教然人心放恣多自於安逸況惟一子則父母之所鍾愛愛深而教淺寧無所以戕賊其孝弟之性者歟若是而求仁之宅遠矣幸而子誨達於詩也詩三百思無邪

無邪者誠誠者中中者仁此詩之至也吾又未敢以望子誨其次成孝敬厚人倫莫切於詩若能於此而用力焉則其本立矣後生可畏安知異時之實不足以副其名耶

可孫名字序

古者二十而冠今之人不待焉余以其年冠其子爲貧故也失禮求諸野吾豈以失禮而求諸野之貧者乎冠必有字可孫既躬農圃之役而非佩帶經叩角者之學

如字之不亦僭乎然子以父任食禄父以子榮敘封人倫之懿天道之極田夫野老以可孫狎我我亦以是敬之敘封之反也可孫以我而有字其亦奏補之義歟腐儒有子不能世其業而趨於農尤穹壤間之要職名之曰本德字之曰禹式汝其懋哉

年孫名字序

来爾年孫昔余志筮有曰十死問之八九無半百落筆而笑吾毋蹈是歟則人指為語讖矣年及之而汝適来

吾以此時猶未死亦足謂年因以命之明年吾老希而汝今弱冠向以本德命汝兄而字之禹式勉其役於農圃也汝雖慧於兄然亦非秀民之徒其呼之以奚彝德二字入而長上出而官府及汝自稱此烝民之均秉者其朋儕則以禹遂呼之夫能不遠其彝德而遂於禹之仁亦良民已況充乎此吾不敢知亦不敢絶也

樂軒集卷五

樂軒集卷六

宋　陳藻　撰

策問十二首

河圖洛書

天地之間大而慶雲景星細而麟鳳芝草其罕見者也故世以為奇嗟夫日月風霆非奇乎凡異毛之禽巧絶之花無非奇也惟所常見則不以為瑞河圖洛書其尤

罕見葢有天壤以来特一二出故世之儒者又謂本無是事特駕言神説爾之人也之語也其知造化之産孕百變者歟八卦設而文字興八卦之畫伏羲觀圖書而後作耶天以圖書而示伏羲伏羲通其義而為八卦或謂圖書點也卦畫亦點也今訛而為畫果然歟且今人之學易也有卦繇有爻辭有十翼又有註疏又有諸家講釋且以為難伏羲觀不言之點默而識之其故何耶神龜圖數四十有五其位八方而八卦果生於此否乎

陽皆居正而陰處於隅不惟君臣夫婦之分昭然可見而君子小人之道亦較然於此矣龍馬書數五十五蓍果生於此乎其用止四十有九或謂不用者尊或謂用止於是而不可以損益其孰然歟五方五行之位其為生成之數固定也至於圖則金火易位或謂一為生數故順也一為尅數故逆也其然乎不然乎且圖闕其十又何也或謂縱横皆十五則雖闕而未嘗不全或又以為土旺四季而縱横皆十五正其妙旨又果然乎或又

以為合二者而全其數之百此為尤妙者也大傳謂易有四象則二者同時而出於伏羲之河洛固也班固謂禹治洪水天以洛書賜之而洪範以陳何耶或以大傳非夫子所作未足深信或以盡信書不如無書將孰從歟固之言蓋出於周書也豈洛書者一見於羲再見於禹乎惟其不一而止故夫子嘆河圖之不出於春秋也抑嘗思典籍既形而斯文猶出則造物者為贅矣夫誠哉是言也則夫子猶冀其祥何耶今人所傳之二者惟

點爾班固言有六十五字然乎或且以其文有赤緑怪矣然如所問之前言則凡生於造化之間無非奇物而六十五字與夫赤緑者又奚足怪諸君其謂何

易

易性命之書也然以筮人正悔之説見於洪範而三易掌於周官之太卜春秋之世事驗歴歴焉得謂左氏之誣也哉漢有二京房皆出焦延壽之門延壽之師為孟喜或以為非喜而託之孟氏要之皆陰陽災變之學也

孟喜之學自田王孫來施讎梁丘賀非同堂合席者耶賀以筮顯讎則不聞焉何也况漢言易者本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讎授張禹禹授彭宣施家有張彭之學丁也張也彭也胡為而非陰陽災變之學耶專言乎是時則有若髙相者自言出於丁將軍然乎否也又有所謂費直者長於卦筮故前漢之易有六家若施若孟若梁丘若京氏其立博士者四焉是以四家之易行於東都斬馬者費髙而已矣費髙之不傳何也孟也梁丘

也京氏也實以占筮氣數工於當時至東都之諸儒傳其業者又不以是相高何也既不以是相高又何以謂之傳其業歟曹魏之季唱清談者王弼乃以易解行於世故兩晉易學雜佛老而言之也嗟乎易有揲蓍之事精於筮數者何以謂之非易歟易有性命之奥入於玄妙者何以謂之非易歟故後之論易者非以道德之玄妙則以筮數之影響也不然則去斯二者而大易之藴何在

書

說經猶規矩權衡規矩權衡豈有二本哉漢儒明經各守師法師法爭鳴而經學晦矣書自伏生口傳之後有弟子歐陽生學自時厥後則有大夏侯勝學勝出於濟南張生伏生張生之師而勝又小夏侯建之師也建既師勝又師歐陽生之曾孫高建似公其心也然又別之為一家嗚呼歐陽也大小夏侯也是伏生而下三授而三家矣又其傳也歐陽之後為平為陳大夏侯之後為

孔為許小夏侯則有鄭張秦賈李氏之學夫張山拊事建者李尋鄭寛中等則事山拊者也寛中等守師法教授而洪範災異則尋之所獨好焉故孟堅作史尋不傳於儒林而寘之京房翼奉之列也安國孔氏有古文尚書以今文讀之一傳而為兒寛都尉朝司馬遷是其傳說已行於當時矣而范史所載又以杜林得漆書古文尚書以示衛宏等而古文遂行是則林之所得又何書耶以書名家如前所述者衆矣今之所傳獨安國孔氏

何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嗟夫書不可盡信況嘵嘵諸家之說乎雖然孟子之學未敢以望諸君且為我言漢儒之學

詩

詩情性也情性古今一也說詩者以今之情性求古之情性則奚有諸家之異同哉轅固齊人也其傳詩為齊詩浮丘伯亦齊人也魯人申公受之則為魯詩韓詩出於燕之韓嬰毛詩出於趙之毛萇其言不同故四者之

名立四家之在漢莫盛於魯亦莫微於毛魯詩傳授有小江公大江公大江公之後有韋氏父子為宰相也於是乎有韋氏之學而又有張唐許氏之學其次則曰齊韓也齊詩有翼奭匡師伏之學況其初一傳已為夏侯始昌而其後蕭望之者又當世大儒欲不行得乎武帝詔求能為韓詩者而大臣蔡誼首出韓詩之行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帝胡詔而求之也蓋嬰在文帝時已為博士河内趙子則誼之師而誼之後且有王倉長孫之

學此韓詩之所以行也毛詩自毛公而至陳俠盖有五人焉俠在新室始為講學大夫而西都之立博士則三家而已矣衛宏生於東都之初受業於謝曼卿曼卿為訓而宏作序自是而後鄭衆賈逵亦受毛詩馬融有傳而鄭氏有箋毛氏之學興焉歴世滋久三家廢而毛氏獨行豈毛氏勝於三家而西都諸儒未及知歟抑其説之顯晦各有時歟嗚呼經術之明莫隆於本朝前輩諸公其説詩也雖不能免昔人之訓詁而其與義隱旨尋

繹發越盖有自得而不沿傳習者毛公或可朿之高閣故自歐蘇而下以解釋傳者盖多矣其當耶未耶毋使後人視之又如今之視毛公則可也

春秋

傳春秋者五家鄒氏夾氏漢闕其人矣不聞其語也左氏姓名見於論語斯人也而有斯書也抑託其姓名者歟公羊穀梁漢闕其語矣未聞其人也第曰其學本於齊魯耳應劭之風俗通奚以知其皆在子夏之門歟或

以高為漢初人或以赤為秦孝公同時人然高誠齊人也辭有登萊化我而已矣赤也何如敘其名元始其字阮孝緒之世録則云爾也董仲舒公孫弘善為公羊者也於是武帝尊其學俄而衛太子則反其所好馬宣帝情鍾於衛太子韋賢夏侯勝是又為魯之人時哉時哉穀梁之所由盛也左氏首出於張蒼之家是為漢世之先進者也賈誼貫公皆是其學胡為泯泯劉歆力擁而不前至都之東陳元賈逵服虔輩始能挽而出之今雖

與二家並行而人以左氏為巨擘抑物之顯晦各有時歟將久而後有定論歟三長五短劉知幾則左袒於丘明者也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何休之意亦以楚雖失之齊亦未為得歟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若鄭玄者果足以發之鍼之起之歟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范甯之意則截長補短而後可為善矣夫四子之論未知其孰優然而較之杜預又如何也文中子以三傳作而春秋

散盧仝以三傳皆束之高閣然歟抑大言歟唐之啖趙陸淳本朝前輩如孫如胡其於經傳得之淺深諸君必有權衡之論若以王金陵之言為解則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禮記

唐人裒緝禮學凡七十家而三禮行於世小戴氏其一也大戴有其書而不顯小戴列為六經豈非以中庸出於子思而緇衣出於公孫尼子乎況又有大學洙泗源

流而曲禮檀弓又皆先秦古書也其他雖雜出漢儒然與是數篇並集而傳亦必其言有法而無纇之可指也今觀其辭或戾於五經或自相反覆豈可習之而不察歟凡天子禮樂諸侯竊而用之者春秋錄以著其罪而見於詩書易禮者初無以是賜諸侯之文蓋名不正則言不順古無是事也必矣魯公世世郊禘乘天子之輅而揭其旂謂報功而有是賜著於明堂位然也而祭統亦云禮運又以魯之郊禘為非禮鄭氏且引卜不從之

類以注之豈非惑於明堂位之説乎考其正文則謂杞宋當郊而魯不當郊然杞也宋也亦豈當行郊禮者乎此既戾於五經而又自相反覆者也唐虞官百夏商倍詳見於書而記則虞五十夏后氏百六官其屬各六十詳見於周禮而記則周三百春秋尊王黜伯而至孝近乎王至悌近乎伯非祭義有是言乎若是則王伯無醇疵之辨矣前所謂戾於五經者又此也曲禮四十强而仕學記九年大成則足以化民成俗學當其可之謂時

時謂二十成人也二十而入太學九年而大成則三十可以仕矣奚限以四十耶禮自中出生於心祭統之言是也禮自外作言於樂記又何耶前所謂自相反覆者又此也且經解謂六經之教胥有失果有失矣其何以為六經乎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必學易者有是言也而遽舉以為易不知作此篇者何人而若是其凡耶儒行一篇其辭務而不倫純似戰國人語決非夫子矣如哀公問仲尼燕居有是乎無是乎坊記表記子曰子言之

者果且有言乎其未始有言乎否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似非漢人所能道孰謂非孔子閒居之言乎若夫言有不當於理者真以為出於聖人之口則恐為有子所笑若以漢儒决不能為聖人之言則有言者不必有德君子不以人廢言又不可以是書雜出他人而其言不得與六經並也諸君左右逢原必得於言意之表而不為紙上所膠者毋遜

周禮一書其所載者六官武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或以為即此書也或以為次於立政之下者一篇而止耳今觀二書雖詳畧不同而實相表裏豈六篇者其詳而一篇者其畧耶以官作其書而以禮命之何耶凡一官之首必冠以民極二字極者道之正統禮者道之一端禮果足以盡道耶六經之目周官一數也既武帝以是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則當時表章以何者而足六經之數耶豈以儀禮耶若果然則後人經小戴而

不經儀禮又何耶說者又以為始皇時疾周官搜焚獨悉是以隱藏百年雖自山巖屋壁入於秘府而五家之儒莫見夫六經等耳始皇特疾此書其亦有說歟始皇疾之而漢五家之儒亦莫得見於祕府何歟且是書也始於成帝之劉歆識其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永平杜子春一尊信之從而有鄭衆賈逵馬融康成迭出而和其唱其書遂與五經抗衡於世今讀其書捨注傳而難曉康成後出所存舊注因稱司農者衆稱大夫者興興者

衆之子康成以其宗而别其稱後人而指康成則又以興為先鄭而彼為後鄭馬且成周之書而釋於東漢諸儒之手官名變矣器物改矣其為注傳意料臆度馬曰是而賈曰非先鄭曰然而後鄭曰否將孰為當耶賈公彦等其疏之去取可信耶不可信耶請先辨其書之所由來次及於傳說之當否以觀諸君聞見淵源之淺深

周禮井田溝洫賦税兵政

周禮一書周公致太平之迹是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

為天授田一事非王政之所先乎一夫受田百畝大司徒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地率三夫而受六夫之地也遂人之田萊則率六夫而受十三夫之地焉此於六遂然也其在大司徒也則合以為六鄉而又曰凡造都鄙都鄙云者為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也且鄉遂都鄙受田之制不同必皆有說其說安在耶餘夫二十五畝孟子有是言也遂人言餘夫所受之田萊乃如正夫之數周禮孟子之言將何者為是耶夫有井田則有溝洫之

制見於遂人匠人之職匠人所載溝洫澮之深廣有尺度遂人所載徑界涂道路則無闊狹之數焉注言容軌之多少不知其果然乎否也今以疏考之是三分為田而外一分往往為溝洫徑路之屬是又果然乎否也噫使其果然揆以人情未大戾也至九萬夫之地治溝澮者用五萬三千一百三十有六夫而出田稅者止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耳治溝澮之夫幾二倍於出稅之夫此曷為可行者耶井田溝洫之制既明則賦稅當以

次講孟子對畢戰井地之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蓋野外役事比國中為差少故其賦輕此周人通貢助行之而謂之徹也什一為常而重者無過九一耳載師所述輕者二十一重者至二十五將孟子欲反先王之制歟抑周禮非周公之全書歟田不耕者罰以三家之税猶可也宅不毛者罰以二十五家之泉布無乃太甚已乎恐非先王酌中之法也分田制賦軍政之所由出令其有大可疑者夫王畿千里是為百同九百

萬夫之地也宮室涂巷林麓等去其三分之一又以上
中下地通之則大率受三百萬夫也天子六軍止用七
萬五千人若不悉籍以為兵是四十夫出一兵悉籍以
為兵而更番用之則四十戰而後當一役况先王之世
豈常有征戰之事哉然則古雖寓兵於民役實甚輕其
法固善不可破也謂之大可疑何哉大司馬王六軍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王畿千里為百大國之地
而與孟子所言萬乘千乘百乘者為何如以開方法準

之則孟子所言萬取千千取百蓋亦以牴牾難用矣況周禮乎古人立言垂訓必皆可用之續有所旨歸非苟然也諸君幸細紬尋之

夏小正月令同異

夏小正者夫子之杞而得之謂之夏時是固不當與禹貢並列於書乎月令出於秦人呂不韋之手乃以小戴盛行何哉然以二書而考之則夏小正誠不可與月令同日語也其文則酷似公穀孰謂夏人之為書乎或者

前後二人之筆正如易六十四卦無經傳而著之也且孟春昏參中二書則同也自是而下宜無所不同而夏小正之正月則桃華鷹為鳩啟蟄雷聞先乎一月之時何也月令開冰在仲春而小正之頒冰在三月是又後乎一月之時也在天者先而在人者後夫何如是之不可曉耶況四月越有大旱六月鷹始摯七月霖雨又似特記一年之異者也又二月丁亥釋菜釋菜而書之以丁亥孰謂非一年之史乎是雖可存不可與月令並行

也昭昭矣雖然豈其然乎且四月初昏南門正十月初昏南門見南門者何亢之南北二大星也歲再見一正十月見於西則季春出火之前見于東矣然季秋内火而十月南門猶見何耶此又不可以記異言也或者失閏在斯年乎否也至於月令則尤大可疑者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昴玆非堯典記四仲之中星乎今也月令之仲春則昏弧中仲夏則昏亢中仲秋則昏牽牛中仲冬則昏東壁中抑何度數差遠之甚耶

此天時然也人事尤不易考也禮有十二衣十二食非呂氏月令而云爾乎月令之衣食十有二而其實則四也而於一時輙三言之何耶否則十二衣十二食著見於何書也祀天祀五帝皆大裘而冕周禮司服未始隨方而異其色也呂不韋者又何必為是紛紛耶後世冕弁又從而別之盖源流於此也隋人裴正所以深言其非是此書雖行於世抑亦無益於禮經者歟若以文字之工而傳則其文字與夏小正未可以低昂論也訏至

於此則一去一取詎容立判耶故竊讀二書也始若自有定論終願質疑於諸君

太玄

太玄之書當時後世有非之者亦有好之者諸家訓釋豈無可觀而老蘇之論二篇與夫所謂總例者吾特愛焉夫太玄之大約有二曰歷與筮而已矣一歩而加之以再去其旦夕經緯之占而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竊謂子雲復生當斂衽於此矣然又不知子雲果爾乎至

於玄也謂增以踦贏二贊則歳羡其四分日之一於是乎為一百八分之説使玄於二贊以其末者不為半日而止為四分日之一奚獨不可乎易有用九用六則三百八十六爻也玄以七百二十九而為七百三十一奚獨不可乎且老泉三方之筭至三家之筭皆九之半之若可也然自五十有四至十有八自十有八而至於六皆以三數也自六而至於三則兩之而已矣是亦出於有心而非其自然者安得如易數之天成乎日書斗書

而月不書若可攻也然一歲之日成則月在其中矣五晝之說恐不足以窮子雲之辨竊試為揚子而諸君為老泉以相詰難奚若

五星

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何以不言經星經者緯之所次也言乎經緯在其中矣緯星不可不講也周天之度或一歲或十有二歲或二十有八歲或自東西而出入或每歲十月一入太微要之皆有常數見伏留行順逆

遲速一不合於歴度則清臺之上夜攷而朝奏天子得以知闕失正五事而承天心也嗚呼星官歴翁之職豈非臺官御史之别乎嘗試論之甘石之外儒家辭星之說其詳見於張衡之賦大象諸葛亮之注與夫晉史之志天文其言五者休咎無以異於洪範五行傳之意劉向之言世以為拘乎子孔明晉志之言拘乎否也昭明旬始之屬乃散五星之精經星之精不聞有其散者何也亂行失次變也或得之以為祥豈可不求其故歟漢

唐之興同日事也一有東井之聚一止於鎮星之祥天文叶應小大不同有如是何也崔浩謂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按十月日在尾箕尾没於西南而東井出於寅北斷然謂秉史筆者侈大其事以此二星豈背日而行哉噫此知常而不知變然浩深於天文其言亦必有指也尾箕之聚天寶之九載是時幸蜀之釁稔矣稽之漢册成敗相反何歟豈東井十月非五星所聚之次而尾箕所在正為五星之聚亦若歷家連珠之時歟將亂行

失次直為變而不為祥歟抑五者所主不同其數微妙不可以一概論歟恭惟國朝觀文察變以和人道比者土星旅于上相之次宰臣抗疏求去九重不俞其請竊嘗求之貞觀十五年火星嘗逆于上相矣是歲也魏徵房玄齡方久盡彌縫之力會昌四年木星嘗揜于上相矣是歲李德裕正為名宰而杜悰方以賢節擢用大哉明天子之意豈非有見於此乎宰臣以是而求退又將何所見也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是為儒生職業併析陳

之以備有司之採擇

五運六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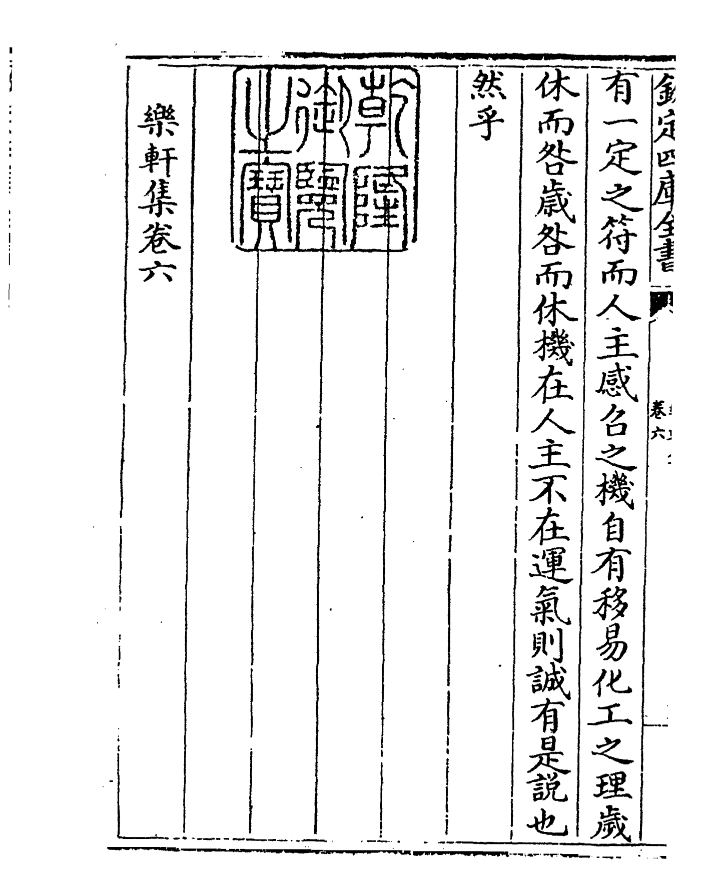
自有天地則五行氣數周流乎其間伏羲八卦虞夏典謨周人洪範皆不能捨是而言道也五運六氣之說始於黄帝無疑矣然細考其書則涉於日者之流而膚淺尤甚斯果黄帝君臣有是荅問已乎且渾淪初分天下有目者之所不覩五天化氣所經之分孰先傳焉以八方分二十四位而甲已化真土之説皆後世陰陽家之

學堯舜姬孔所不道豈黄帝獨有是紛紛否耶况以五運而直六氣則羨其一少陰君火少陽相火火一行而二位其勢然爾其物果然歟噫是之與否窅冥莫辨未易决也所可得而辨者一歲而六氣一氣而六旬有奇小周者四歲而十有五則六甲盡而謂之大周矣於是手一之以十榦配五音之所屬再之以十二支兼六氣之所屬三之以司天在泉左右間氣之位循環終始而立為太過不及平氣之别以司歲之吉凶是固然矣然

厯家之筭氣盡則日月之躔未畢日月之躔畢而五星之步未終章會統元盖千萬歲而災祥詎可以次舉審如其說則六十數之外無他焉後乎甲子之末然以其然者知之矣若鬼臾區若岐伯果何人哉而若是其膚淺也唐近代也且以其一二推之太宗元年關中飢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歲在丁亥戊子己丑也丁亥戊子皆天符而已丑為太乙天符則尤良歲也及四年庚寅則于運氣為太過而米斗三錢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糧

抑何相反之甚耶玄宗之三年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至四年仍為捕蝗之歲也乙夘丙辰亦曰天符而已矣開元之二十有八年庚辰其為堅成猶貞觀之庚寅也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如之海内安富而行者萬里不持寸兵亦何相反之甚耶然則五運六氣之說是果荒唐不足信矣其戰國談天如鄒衍之徒為之非耶雖然太宗遼水之敗是為乙巳蓋不及者天寶岷山之幸非丙申歟蓋流行者也不可謂無是說也或者謂運氣

有一定之符而人主感召之機自有移易化工之理歲休而咎歲咎而休機在人主不在運氣則誠有是說也然乎



樂軒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樂軒集卷八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吳貽棟

樂軒集卷七

宋 陳藻 撰

策問

史記左傳所言歲星異同

步五星之法莫難于火莫易于木雖見伏留行逆順遲速五者皆然而前後之數惟火為多端木謂之歲者以一期一次十有二次而周天指諸掌而可定也夫以易

推之星而見于左氏史記二家之所載則有甚難曉者焉何哉襄二十八年其在年表則丙辰也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非梓氏之云乎辰而在丑巳而在子矣越三年而戊午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非裨竈之云乎午而在亥未而在戌矣逮昭之八年丁卯也今在析木之津非史趙之云乎卯而在寅矣故杜預于襄之十八年丙午也釋董叔天道西北之語而知其歲在豕韋豕韋者何亥之位也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星

右轉居丑單閼歲在卯星居子執徐歲在辰星居亥大荒落歲在巳星居戌史記之天官書則云乎爾也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矣如司馬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焉茲不為甚難曉者乎若果難歟則星官歷翁之算以火為上土次之金水為易而木尤其易者何也豈行有常度固若易攷而其所以行者不蹈其常則難測歟非二史各因其時而言其所躔之度歟且五星之聚于東井太白之經天熒惑

之失于鲍瓜若此類者其見于前史蓋不少可以一定之法求之歟五緯盈縮不常李晟不敢保渭橋之勝負識者以為知言然則二家之異同不足怪也否則亦各有指歸司馬之法歷家謂之演記

分野

星度分野仰觀俯察古人以是而得災祥之實豈無據空言乎然考之十二次則東西南北之相反者四降婁之次其宿婁胃其位乾維而魯則東北何嘗西北耶實

沈之次其宿觜參其位坤維而晉實在北何嘗西南耶大梁者昴畢之宿其位西正而趙則在北鶉火者柳星之次其位南正而周豈其南此大不然也其疑似則有七焉玄枵者虛危之宿是為北正齊則東北豈北正乎娵訾者壁奎之宿是為乾維衛固近北豈西北乎鶉首者井之宿亦為坤維秦固其西何以謂之西南歟鶉尾者翼軫之宿是謂巽維楚固其南何以謂之東南歟壽星則角亢亦巽維也而鄭在中土大火則房心東正也

而宋亦中土胡爲乎東正胡爲乎東南星紀吳分星則斗牛屬乎艮維吳得謂之東南詎宜以爲東北也所可據者其惟析木乎其宿尾箕亦艮之維燕可以言東北也十有二次而可言者一亦太相戾而星土休咎之應載在傳册前後如符契是可不求其故歟抑嘗思之地在天之中特猶宇下之一榻耳天之度有餘而地之里不足夫奚足以相配雖然猶可擬議而指定也或者謂一動一静不可以相當雖然按冬至星回于次而言之

奚有不可者夫若果然則何以為能通之者歟嗚呼堯
遷闕伯于商而分野之説其来舊矣周官保章氏讀者
沿其末而竟莫究其源雖欲勿闕如之何勿闕其後班
固漢志蔡邕月令陳卓之州郡躔次亦皆莫能遡其由
以辨人之惑至唐一行之説然後似有可觀者焉是何
也一行之意而斷之以天河夫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
進而及井其在地則百川自此上流矣故鶉首為秦蜀
之區茲非兩戒山河之首乎實沈則為晉大梁則為趙

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晉也趙也亦非上流之勢歟天稷在鶉火之下鶉火南正也自是而達于大梁升氣悉究而娵訾在升降之中上接紫微是以為衛蓋中土也且自五月一陰生而河升十一月一陽升河漸降而没矣是北正而及艮維則下接于地故星紀者下流其百川之所歸則吴之分也析木末派山河極于此而為燕大火東正天市之都在焉且其卦由泰而豫和氣之所布則為宋于土中于是壽星則鄭而鶉火則周周為洛

地寒燠均焉鶉尾巽維其卦純乾則楚爾降婁遠乎首
至揭遠乎末遠乎首者魯而遠乎末者齊蓋魯南而齊
北也此其為説果不易矣乎是蓋徽妙出于方維之表
也且步占星度由有天地以來始于黄帝則分野當聞
于此時矣由黄帝而堯分野于是乎託始而竟不聞其
所以何耶又堯之後三千餘年至唐而後有一僧得不
傳之秘儒生亦未敢以為必然也諸君有能言之眞無
負于員冠方履者爾

地理

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此易之所謂地勢坤也西北為山東南為海故前後之言山河者至有三條四列兩戒之說然終不能究其勢故又從而三分之非其勢然歟晉代北也是為北紀山河之曲巴蜀雖南紀山河之曲而其地正西焉秦涼則西北之隅凡此皆負險之國負險則人之生也武此又其土風之必然者北燕碣石雖朔方而履于東國其夾于泰山者為齊為魯又循淮而

南則荊楚吳越非負海之所輿貨殖則阜于此也其在中土則為成周為宋鄭陳蔡為邶衛申隨是為四戰用武之國蓋陰陽之所交和氣之所萃非四方比也然竊有疑焉夫所謂負險而用武者周之一門聚數聖人而八士伯達之徒往往生于一家其後文翁之學權輿于蜀王褒揚馬翩翩以出而我國家若有三蘇文人之翹楚也是何輿所謂負海貨殖者則吾道主盟于東魯三千七十濟濟彬彬以子貢貨殖而銷鑠于夫子爐錘之

中繼而子思孟子皆傳道之宗自唐以來至于今日則七閩之儒風為盛且駸駸而遹廣矣是又何歟曹奢魏福以至桑間濮上之淫聲則自古中州之文其未粹如此西晉之末中原雲擾瓜剖豆分幾三百年而後熄靖康之禍且九十載矣又淪為兵戰之區其文安在耶是可不求其故歟西河之會周人分陝之所也何諸侯之會不于此而于東都歟虢之與洛相去幾何秦總之為三川一郡漢則析為弘農又踰河南郡而後為陳留則

視之亦遠矣然則號果中耶洛果中耶敢併洛之幸詳以告

三條四列兩戒

地極小而圜于天者也地理之學反甚難于天文蓋天文回環周歲而二十八次與夫紫太二微天市河漢者盡在吾目中矣地理非足跡所到不可窮知按圖而考模稜無定豈如目力之親詣耶故嘗觀禹貢導山而有疑焉三條之説其昉于馬融乎前此矣北自岍至于碣

石自西傾至于陪尾南自嶓冢至于敷淺原鄭康成之學出于馬融又以岷在梁州之西境而嶓處其東岷與大别本不相屬詎可合而一之于是乎有四列之議其正隂列則其北條也其次隂列則其中條也以嶓冢貫之大别為次陽列以岷山貫之敷淺原為正陽列此其反于師承者果是耶若以為是則魏人王肅不當去鄭而從馬矣且地脉最難尋者也鄭果何信而增其一王果何信而歸之三唐僧一行又皆以為不然而立兩戒

之論且謂星傳以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河源與涇渭濟瀆相表裏其北河者也江源與漢水淮瀆相表裏其南河者也此其南北不斷于地理而斷于天文以雲河之上流在西北而下流在東南其信然歟不然禹貢之于山也秖言導者二焉何歟茲世儒所謂實學者也試相與講明之

歷

歷數之興推步乎天文而撙節乎人文者也有天地有

生民不可無歷數之學月有盈虧物有盛衰氣有寒暑巢居飲血之民足以觀天時而已歷不作可也人文既繁桑麻穀粟之功吉凶土木之役歲時伏臘之禮無事而不關乎歷此容成大撓之算所以與吾道同出也天旋而西日月五星動而東高且遠也千歲之日可坐而致巧歷之用神矣哉然自有六術以來至于太初凡幾變自太初以來至于今日凡幾變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似非巧歷所能得何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童子可知也巧歷所不能得非少强之謂歟迎日推策
孰不精于此哉然則非少强之謂也有象然後有歷二
十八宿去極之遠近以舊經較之唐以唐法準之今所
損益可知也經然爾緯不然乎物之大也久動而必差
久差而浸失審乎日月之行新之而又新之斯可矣故
治歷明時聖人所以係于革法非一定可以久因而不
革者其信然其有數而古今皆莫之致乎依于律據于
衍前此矣何獨無所聞乎豈唐都洛下閎一行之學不

如重黎羲和之精故有待而然乎歴家之筭始密而後疏泝而上之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六而劉歆得其一理之必然也李淳風攷之則又皆得春秋以來之薄蝕孰得孰失二者必居一于此矣甚哉歴之數難究也古者推測多至三百年或百餘年而必變唐始終二百九十餘年歴凡八改何耶國朝以來則已多于此矣曰應天曰乾元曰儀天曰崇天明天未幾而奉天出焉觀天未幾而統元出焉自統元而為乾道自乾道而為淳

熈何亟變而速改也乃者復詔諸道搜訪清臺之士猗歟偉哉堯歷舜璣當有得于意表者諸君所習固非充是選也然員冠之飾具詳雖不得聞請言其畧

問

陰陽之變有氣候日月之行有晦朔二者交相證而歷數自明乎天地之間星官歷翁操觚運筭百變以求常瞠若乎其後矣重黎羲和古者朝廷之要官後世處之以雜流不得與士大夫伍何哉歷學初出尊之重之久

自知其無難事矣然古之所謂重黎羲和者其或有道不專乎技未可知也蠻陬荒徼或精此數多矣是非儒者之所上雖然不可不講也是月也閏試與諸君言之

堯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非閏月則四時不定歲不成乎曰是固然矣合六氣而為一時合十有二月而為一歲明生晜死三歲之月且不止三十有六焉故攷二十四氣而知閏月之所在以其有朔而無中也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堯典之言也以四時定閏月竊又嘗為是

言也且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星之數也日日一度月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之行二十九度而月之行已為三百八十七度與夫十九分度之十三矣一遲一速故一歲會于辰之次者十有二而月之行猶有羨此其所以不及三載而剩為弦望晦朔者一焉閏之所由生也月雖有閏而其為二十四氣者一定而不可易以節氣而定四時以閏月而行正朔推步之術或差毫釐而灰飛炭重可以驗氣明生魄死可以視月竊

謂算雖不容而天地之數常自如已昭昭然示人矣歷不必求精可也然頒朔授時定歲首以行典禮天子之事如是耳故不得不精其法雖然閏蓋易攷也日分析精則閏定矣嗚呼日法無他繁也約也二説也漢初用顓歷其為法也八十分次改太初則增一分最後又行四分以至百刻無乃太約乎唐初戊寅歷其為法也萬三千六分次改麟德則減為千三百四十最後大衍則三千四十無乃太繁乎或繁或約屢差而屢變矣然則

日法九百四十分推之十九年一章七閏其為大者四小者三如何耶是果酌中之數乎或者以為此其大概也又不足以盡閏法是果然乎與夫居門闔扉秦後九月文不告朔併陳所以願悉聞焉

律

聲出于氣氣在天地發而為聲則雷霆風雨是也人以氣化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亦以氣化八者之鳴人實鼓之庸非氣之所觸乎故天地人之籟莊周所以見道而

言而竊又謂地籟人籟總可謂之天籟也管之高下本以候氣樂律生焉樂也者達十有二月之氣以盈乎天地之間古之人謂樂以導和者豈惟導人之和哉亦導天地之和也矣如是則議律不精而天地之氣其和必乖可不毫釐致謹乎三分益一至蕤賓而重上生分寸多寡次第有倫班固易之錯雜無序是非可見況至乎中吕具數太鮮豈若三分益一能上生黄鍾而與之爲無窮哉班固之必爾非無所傳授可得聞其人歟五聲

十二律旋相為宮六十生焉猶八卦之為六十四卦此雖京房得之焦延壽之所得者古也古者聞有五音矣未聞有七音也七音昉于隋之鄭譯謂周武帝時之龜茲人則其所自來乃援漢律歷志七始之說于是乎有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而終之以千有八聲羣議力排而譯之說廢矣至唐貞觀始行焉貞觀之樂成于祖孝孫然雖用吴楚之音多涉羌戎之伎者孝孫也八十四調果當乎今之樂有變宮變徵則仍唐舊也七音相傳

而人不知其五音之六十律者矣前之說是則今之說非前之說非則今之說是二者必居一于此諸君知之乎則班固之律未必知也

郊

郊重事也以三歲之久乃敢一行其禮自漢而後益重焉雖重其事而神明位序之高下且講求而顛倒是尚得為重也乎雖然豈以為顛倒而行之亦必有說試舉而質諸恭惟國家郊禮多沿唐舊唐自蕭子儒輩以昊

天上帝即其蒼蒼者爾因序燿魄寶于五帝之下然則太微之五星其果尊于紫微之北辰否乎既以五帝尊于北辰矣今以六院正録分獻之可乎且我火德也赤熛怒若熒惑若心爟皆當時所崇尚何以例之而不別耶天文有與黃帝同號者聖祖別名也易而謂之權我得火運而權居朱鳥之次則其別名豈無所自來是固不當尊之乎列于西廊下龕而廚牢勢理居其上是何也商宋星也宋為國號趙為國姓吳越駐蹕之區皆當

特祀而不特祀是果何見歟勾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五帝之佐爾五帝猶諸侯而其佐則諸侯之大夫皇祐露幄于庭中令與北極天皇同處壇之一等殿之兩堘不惟三公三師上台上相下之而天王后妃太子亦下之何耶妖星之見于史傳者三百餘瑞星三四爾周伯其一數也以其躔度錯于五緯之間晉隋二史舉張衡之說為然則其尊同五緯不然降之一等耳五緯或為貴相或為上公此以伯名亦非春秋之所謂微者祖宗

朝次于氐宿壽星之間猶可也今而置諸車肆鍵閉宦者之列其故何歟隋唐以來以二十八宿之内星處壇之上等牲牢酒醴之數豐二十八宿之外星處之下等牲牢酒醴之數損天人一理内之府史特有重于外之岳牧耶烏可國朝沿唐而有不沿也者尤可疑壇之前列内官雖多而錯以外官左更右更泰爵之初等處焉堂之後行外官雖多而錯以内官天相處馬是又何也既祀帝坐矣又有中帝坐既祀黄帝矣又有黄帝坐是

果鹵莽而重煩歟否也紫太天市之環衛以司馬遷天官庚季才一行葢圖景祐新書蘇頌法要考之當分三十有九祀而今也明堂郊丘三祀馬闕其三十六位之天神是果疎略而脫失歟非也周司寇有司民之祀權之兩角是也天府有司祿之祀文昌次四之星是也今乏馬又何也漢志有維星天下之綱維係焉乃闕其祀太白之詩有酒星即酒旗也而又增之其他闕祀不可勝舉若以神明杳漠不可得而盡其區别之詳則古人

于此亦未嘗苟也諸君討論必素其有備他日顧問者幸先以語我

禘

大哉禘說之難明也亦難解也六藝折衷于夫子春秋書禘若曰吉禘于莊公若曰禘于太廟則安得為郊祭也鄭氏注禮果何據而云爾哉正義謂禘非一記于小戴者為郊而書于經者宗廟爾注也正義也然乎鄭以大傳者為感生帝以祭法者為圓丘昊天又有是乎無

是乎春秋夫子之親筆戴記雜出于漢儒春秋既晦于三傳今請以戴記而折衷之大傳小記皆曰不王不禘春秋書禘毋乃斥其僭禮八佾舞庭之意歟若以為然則季夏六月禘祀周公尊罍樂舞一一見于明堂位何也語有禘自既灌而往不欲觀之辭傳者以逆祀訓之故杜氏以禘者諦也審諦昭穆而已矣或曰禘者審也審其祖之所自出則古之以其德而帝者誰歟是其所祭者人帝也非天帝也若是則自虞至周禘四人者而

惟黃帝與嚳何耶是難喻也況祭法謂商人禘嚳求之商頌長發為大禘之詩自契至湯歷歷言其事而無一辭及嚳何耶且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非禮緯之云乎或又謂猶五年再閏是五年而二祭非祫多而禘少左氏杜預又謂三年一大祭為禘禘即祫也其說紛紛何所定耶雖如聚訟必有至當之論

明堂

觀孝經而知明堂為宗祀之所又觀七篇而知明堂為

行政之地古之人廟曰清廟則堂曰明堂寧不為宗祀之所乎是取清明之義也易之離曰向明而治則堂曰明堂寧不為行政之地乎是取陽明之義也然則明堂也者一物而兩用用雖異而實則一何以言之耶以平日行政之地為擇日祀天之所每其臨政也曰吾祀天于此詎可以代天為政而騁吾私乎及其祀天也則曰皇天后祖洋洋左右吾平日布政于此其果有愧乎無愧乎是一物而兩用用雖異而實則一也明堂制度見

于考工記之匠人明堂之用見于小戴禮匠人所載甚明而簡如指諸掌自漢儒唱説不定而其後紛紛始難適從九階重屋四戶八窻言其儉者以茅蓋而從其侈者以金龍甲言而乙不服前興而後不循然歷代久矣其間必有得失制度之當者其人可得聞歟黄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非應劭之説乎合宮總章則用之以聽政也然小戴月令天子夏居明堂而秋居總章則二物而已矣安得以總章為明堂乎月令孟夏居明堂左个

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是則明堂之中有太廟也及攷之明堂位則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得用天子禮樂而其太廟之中有明堂也今不知明堂之中有太廟乎抑太廟之中有明堂乎合太廟而言之則用之以祭祀固也明堂之中有太廟則明堂猶可以祀天也若于太廟以祀天寧非褻歟季秋大享朝廷間行之制也試因以討論其大畧

廟祧

親有久近則禮有隆殺原人之情則未始有限也以無窮之情而節之以有限之禮不惟賢智為然雖萬乘富貴豈得不由天下之中制歟嗚呼以聖神之資席崇高之勢有事親尊祖之心而備物足以行禮雖百世祀可也而廟極于七過則祧焉天地節而四時成凡天下之事未有汎然無涯以徃者也廟有祧非不易之禮歟然在人有無窮之情則有可以祧可以無祧而七世之限不能無議論出入于其間也夏五商六發于鄭康成之

口而唐人又以周為九廟則三代之制由諸儒遷就其說已無定論曷免後世之紛紛乎前漢以高祖為太祖是矣以孝文之德為太宗或可也又以武帝之功為世宗果為合于人情歟後漢于世祖之廟七主而高廟又五主焉又有所謂之陵者蓋莫適定其去留也唐自四廟而六室又自七室而九室乃極于九代十一室蓋或以兄弟先後為昭穆或又以兄弟不當為昭穆嗟乎兄弟相代之法不知商人何以處是歟恭惟國家自僖祖

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朝嘗遷僖祖矣熙寧又以僖祖為太廟始祖而還之果合于禮歟哲宗之祔當與神宗為昭穆禮官所議不遷宣祖而乃更增一室四昭三穆為八世亦果合于禮歟戴記祭法祧惟有二而且有增墠之制或者非之非之當乎否也或又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言享世長久者然後見其先代積累之盛非謂廟止于七而祧之為言豈帝王孝祀之思廟則本無祧也若然則周禮建官而有守祧之人何歟

封建

秦以周人分裂之變而始郡縣漢人以秦孤立之變而又封建世有是言也然秦置郡縣真懲周也漢復封建豈懲秦耶柳子厚著論謂古初封建非聖人意勢也至湯資以黜夏武資以勝商又不得而廢則商周之封建乃亦湯武之不得已也噫湯武封建且為不得已漢之封建其果得已耶吾固知其非懲秦之弊也審矣且濰水一捷而南面稱孤之念已勃然于向時淮陰跨下者

之心況黥彭環視何止一信漢祖能勿封建得乎顧假王之請方發諸吻而漢祖之髮已衝其冠當是時也可以無封建高祖豈樂為封建耶嗚呼封建真非漢人意不得已也故功臣之王者地既過大而侯邑且多為漢人者長慮却顧能不大啓同姓之土宇乎儒生之論且謂藩國之大跨州兼郡連城數十以為矯枉過正殊不知漢人一時姑為自安之計爾何暇其為矯枉計耶縱使高祖知學又能挈周制以限節此時耶俗儒不達時

宜好是古非今宜乎漢代人主厭薄之也雖然事勢之在天下其初不能以萬全者智者深謀潛移陰運變而通之其終無不為萬全之計患在智有所不及耳衆建諸侯少其力賈誼非智者之謀乎趙祈可間齊分為六文帝行誼之策止于齊趙二國爾使文帝用誼之策如武帝用主父偃之謀七國之難吾知不作于景帝之世矣惜乎禍患已見而後智者之策行偃襲誼故智爾如使七國未變則武帝用偃之言未見能明于文帝也然

淮南謀叛矣濟北兵反矣文帝亦可以早辨而吳王几杖方且示其寛仁之度帝于此機昧亦甚矣嗚呼物理推移極無不反至建元二年雖中山王勝泣言懇到終無以救諸侯之勢衰豈惟人謀亦天道也然至于王氏之變漢莫支梧而史臣推原其故又以為諸侯削弱之致若是則賈誼主父偃之謀非耶天下之勢若何而可以始終無患也向使推恩王子弟之説早行于七國未變之初人主無懲羮吹虀過防之意則其封地可使漸

如周制而皆不奪其兵權王氏果能騁其姦謀耶懲之太過奪之太甚雖無尾大之慮而枝葉蒴落何以保其無意外之患也是說也何如幸反覆細詳之

封建井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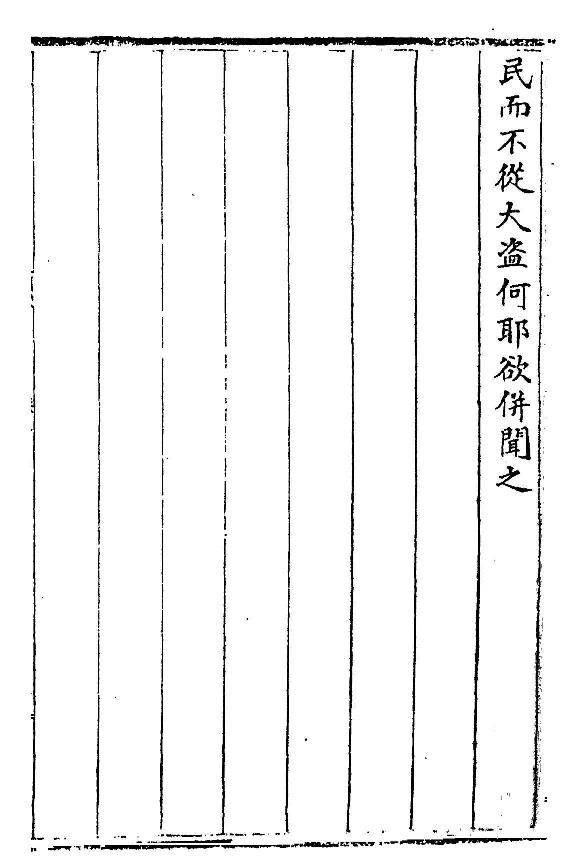
聖人不能立無弊之法聖人雖能立無弊之法亦不能保其法之無壞法必有弊若無弊而必壞則何以善天下哉所恃變通之術耳古者封建誠天下之弊法也柳子厚謂有并吞之患蘇子由謂有篡弑之患若此二子

而見漢高宣之二君孰敢解其冠而溺之以爲好是古非今使人惑于名實者哉人如王仲淹未可以腐儒俗儒少之也酷恨封建之不復何耶井田非獘法也法雖無獘然便于民而不便于暴君汙吏故齊之内政魯之税畆田賦皆壞井田之漸至戰國而無遺矣故孟子思不得見而拳拳于經界之行世以秦人破封建廢井田殊不知封建者自獘而井田之壞其來久矣秦人獨當其責何耶郡縣既開世無簒弑之患誠如子由之所謂

矣竊嘗歷攷世變又見封建雖破而未嘗破有罷侯置守之名而不能無侯國戰爭之變嬴政既失所在紛起依然為六國之崢嶸東都之末牧守環視不用朝廷之命而曹氏卒移漢鼎其視周衰諸侯強大之勢有辨乎無辨乎晉轍既東戎羯縱横于西北二三百年或離或合自元魏後周北齊之外猶且為十有六國特皆跨有數州之地而已非亦有封建之勢耶唐人何嘗封建而遽有藩鎮之憂藩鎮之有偏裨正齊之田氏魯之三家

晉之六卿古今天下成敗之勢如數局棊要其大指亦不出此一說何哉唐季五代之間而四方離為十國古者封建之弊果存乎否乎封建已不行而其弊乃不革何耶古者天子有叛諸侯諸侯有叛大夫所謂盜者特穿窬之細耳未有一夫唱難而千百人從之以嘯聚者井地行而民有常產及無常產而後無常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跖之有衆在春秋井田已壞之時也自是而盜賊之患至有數萬人者無世無之是封建破而封建

之患存井地廢而盜賊之患又生此後干戈之禍所以
益多于前古噫封建之法行諸侯大夫有土則有民有
民則有兵非天子付之以為盜之資否乎井田之法壊
百姓無為生之具而廟堂不為之慮飢寒切身而実然
四出非天子驅之于為盜之塗否乎今欲郡邑永清而
無古人封建之患井田不復而無後世盜賊之變必有
術以變通之然井地之法雖曰人皆受田以耕而周以
九職任萬民又有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何民也有閒



民而不從大盜何耶欲併聞之

樂軒集卷七

樂軒集卷八

宋　陳藻　撰

策問

唐藩鎮

貞觀十一年以諸王功臣為世襲刺史羣臣論難不已不三年停之而都督復罷于景雲蓋尾大之患不可不監于東周亦不可不監于西漢也然天下之患雖循其

塗而塞之而事變之來千端百緒旁衝間潰蓋非可以一謀止也嗚呼攷唐人未嘗封建而末大之禍乃亟于前車亦豈立國者始謀之不善耶安史既亂肅宗以中材之主而任中興非常之責京都甫平而帝之精力志慮已疲倦矣瓜分南北付授叛將庶幾一夕甘寢否則廓清區宇欲大滿人意尚何時耶然土地人民財賦甲兵皆得而私有則軍知帥將而不知有長安噫藩臣既叛天子矣感召之機速至大歷間而其裨佐已有謀逐

主帥自稱節度留後之心自是而降玩為故常朝廷不能明正典刑而猥畀符節圖為姑息茍安之計履霜堅氷而終為李唐社稷之憂噫尚忍言之哉夫周漢之為藩翰者如同姓之親而皆跋扈不軌况唐人授盜賊以兵民之柄乎雖然不得已也勢也安能預為後日計耶故貞元時山東有燕趙叛河南有齊蔡叛階此蜀亦叛吳亦畔肱髀相依而唐號令之所暨者褊矣然元和而後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者

惟山東百城耳時可以復高祖太宗之境土也而唐終不競抑亦天時所至非人力可勝耶噫君如武宗臣如李德裕功業如彼其畀無責也以憲宗之斷裴度之才而亦僅有生氣若何而後可以濟是歟諸君若生于唐其為唐計當何如也願聞經濟之策

唐官制

唐之官制因于隋所損益可知也其名大易于龍朔而武后又大易之天寶有改者而全復于至德孔子曰名

不正則言不順夫易之改之復之名以正而言以順者誰乎且宰相雖宅百揆而唐之名常不正況其他哉貞觀以來以他官居宰相開元而後以宰相領他官此其故何耶噫人主之職論一相而相之職則論百官唐之人主不知論相矣其相果能論官乎且六部屬尚書省矣而又分總于左右丞何耶御史別立臺矣而左右諫議拾遺補闕止分屬于門下中書二省何耶周人之事盡掌于六官唐之六部是也況部皆有屬釐之為二十

四此其包括天下之事無遺矣加之以九寺贅也刱因之以五監乎臺一也而院有三察有六何也至衛有十六何所取義常參六參九參其别又如何耶品爵勲階員外置特置同正員檢校兼守制置又何謂也東宫王府古有官屬奚哉七公主之有官屬耶中書舍人參酌獄院御史中丞俄兼户部此又何制也常侍賓客十其六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其二十可罷李泌常條奏中朝官如是矣外之官冗即此而推如何耶雖然吾之信史

然耳書不可盡信史可盡信歟史記同中書門下三品謂起于李勣又謂始于長孫無忌而張文瓘則又三品入銜之所自始也夫記一宰相已舛矣况他官乎幸論唐官制而併訂史疑

唐始終治亂

世有治亂人事之變天理之常也三代雖有變治常多焉更戰國而至秦否固極矣受之以兩漢如履康莊雖有時不能無疑而承平無事之日常相接也三國而晉

晉不五十年而天下成南北之勢又幾三百年而合于隋隋一再傳而唐有之矣三代而下惟漢與唐為盛世唐上接三國西晉南北隋人之後變亂久更天宜悔禍而唐雖歷世二十一歷年二百八十有八而先後内外兵戈相尋視向者三光五嶽氣分之時殆不能以相遠試舉而言之高祖資突厥以殲孤隋而創造又皆太宗之功異時突厥責報而建成且必不能為吳泰伯是首事已胎二患也建成既滅于武德之末而突厥又臣于

貞觀之初天下自此可謂帖然無憂矣則天立于永徽而李之爲武不絶如綫五王討二張于神龍而唐祚反正中宗身履其危宜能不蹈前人之覆轍張柬之等食一下咽已撫床歎憤彈指出血矣景龍之兵三思雖戮而太子重俊亦弗克免韋后蓋無恙也臨淄莧夬而相王龍飛太平公主已煽燎原之火矣故宮闈再難而明皇再清自是以往朝廷安枕不知他變之所由生也漁陽金鼓喧天一鳴而翠華西幸肅宗中興未幾李輔國

程元振之禍人作馬代宗嗣立之元年朝義授首而吐蕃長驅已入中原幸而安矣德宗之初設施可觀四海欣躍庶望太平無何李希烈反朱泚反李懷光又反而乘輿播越者葢屢焉元和征討稍强而長慶之主滿謂可以銷兵不戰矣于是乎河北再失而外重之勢成不復返至太和甘露之變而宦官之勢又益張武宣之世雖曰小康亦姑且玩時愒日耳一時大臣以朋黨自相攻擊遑恤其他王仙芝黃巢亂于乾符而四方大擾國

本拔矣自後崔裔知藩鎮可以亡宦官豈知朱全忠可
以移唐鼎耶嗚呼古今治亂未有如是之數也將天之
厄運自曹氏以來迄唐猶未止歟抑人事所召非天時
之所關歟文皇斥地開闢未閈或者極盛必亟衰歟由
漢而後以唐為首稱者徃徃謂武德貞觀開元耳其德
蓋有大過人者歟閨門也外國也藩鎮也宦官也朋黨
也盜賊也是數患也何皆備見于唐之世歟前後亦有
相激而成者歟其為名禍之原者誰歟可以預防歟勢

有必至莫得而逆為之計歟尚論前史莫近于唐願聞耳目之所未睹記毋辭焉

漢兵制

漢初之制有三軍內曰北軍衛尉主之以屯衛宮門者也外曰南軍中尉主之以屯京師十二城門及散居三輔者也又其外曰車騎材官則非布之以郡國而領之以都尉者乎內外雖殊番上而移屬不知其孰為輕孰為重于斯時也羽林期門八校之屬皆未之前聞郎衛

昉于前乎前此矣宮掖門戶光祿勳之所掌也漢光祿勳即向者郎中令正周官宮伯之職宮伯掌王宮士庶子之版漢公卿二千石子弟入主執戟更直宿衛出充車騎則謂之郎衛而屬之光祿勳是由衛尉而內又有郎衛兵也漢初之軍不止三矣武帝置兵千人從事遊獵漢于是乎作期門期門比之郎衛也自時厥後有七百人者在期門之次漢于是乎作羽林羽林者建章營衛騎之更名也武帝欲養死事者之子孫漢於是乎作

孤兒凡此皆天子之親兵也又有所為佽飛者皆無調發之勞與前所謂南北軍以郡國之車騎材官番移而迭上者絶異是則重内輕外矣又有八校者屬之衛尉乃以分屯外縣不專在長安諸邑將南北軍漸壞而後置此諸軍以補之歟抑南北之外增置之而俾益多歟八校隸之衛尉則是曰北軍矣或又以為八校者葢包南北軍言之何歟或又以為漢初止于京城置兵而長安城内六百里未有兵武帝始置之果然歟羽林之補

必以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之良家子無乃拘歟關中居天下三分之一卒然一隅有警則内足以制外漢人所置内兵之制誠善矣雖然外而有變内兵叠不輕調也隴西諸郡專備西羌巴蜀等郡專備西南夷遼東燕齊等郡專備朝鮮會稽等郡專備兩粤或步或車騎或水而樓船各隨其方以禦侮兵無遠調糧無遠餉外而郡國之兵制漢人亦善處之矣宣帝之御天下百為精緻者也况兵戎國家之大事漢家善制每

輒變之何歟觀其征西羌也發佽飛羽林司官徒弛刑諳金城既失武帝重内兵之意三河頴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去金城幾何里而亦調發之西伐烏孫乃至調及關東之輕車鋭卒其于漢人處外兵之意又失焉宣帝之調兵如此而威行外國抑乃過于前人又何歟是果軍旅之事未之學不害其為興治禦暴之術歟諸君試與我論兵毋以俎豆為辭

周漢兵農分合

周之兵農未嘗不分漢之兵農未嘗不合世儒皆謂當周之時兵即農農即兵漢襲秦制始農為農而兵為兵竊恐讀書之未審耳夏殷之禮夫子以文獻不足而致歎班爵之問孟子以諸侯去籍而不詳今而談古之制不得其意而悉取信于其書安得全書而據哉世儒之于周禮也或以為周公書或以為非周公書雖不可盡信然兵農之制寓諸井田亦有大畧可尋焉且以丘邑論之成方十里則百里之地也去旁加者為溝洫又去

其公田則一井八夫六十四井為夫五百一十二所出長轂一乘七十有五人則幾七人而兵一夫也况以王畿方千里論之去其城邑林麓又去其一易再易之田猶有三百萬夫而天子六軍止七萬五千人盖四十夫而以一夫為兵孰謂兵農之不分耶而古者又謂兵農一致何也及觀漢法而得周制焉嗚呼失禮尚求諸野豈其失周制而不可求諸漢乎周漢之制不全判儒生直岐而言之則差矣古今人情一也且悉驅民以為兵

夫豈不擾而謂先王爲之乎夫漢丞相子不免戍邊不免其賦耳豈非宰相之子賦止戍邊而其餘品官之家則又有他軍需耶大抵漢之調兵縣則更卒邊則繇戍中都則衛士都尉則材官車騎樓船凡四者皆以平民更代爲之也西都之馮唐不云乎罷遣衛士必勸以農桑蓋民年二十三爲正卒五十六免爲庶人其爲正卒者一歲衛士一歲材官等兵一歲縣更卒一歲邊戍四者惟衛士衣食于縣官其餘孰給之哉縣更者戍邊者

亦宜人人身親之縣更者歲一月邉戍者三日月出錢二千其名踐更三日出錢二百其名過更然則役者役賦者賦以意度之材官亦然也周民若彼其多而兵數若是其寡者是必亦合數夫出賦而供一夫之役也漢制亦周之遺豈兵農不分于周而不合于漢耶特井地壞耳今之沿邉土兵役者出丁而坐者供送正周漢之制至于庶民出賦以養兵亦何嘗大異于古是則周之制猶存于漢漢之制猶存于今世之儒生每恨今之不

如古何歟

尚書周禮本朝官制

後人以官制之得失折衷于周禮竊又以周禮之得失而折衷于尚書且尚書周官首之以三公三孤次之以六卿而冢宰蓋六卿之長也周禮六卿每二卿則公一人而天官之有太宰非一卿而當二卿者乎今考其所職乃無所不統非後世吏部尚書之比乃宰相事也夫六卿之長者既為宰相則所謂公孤者又何官也書自

太保奭而至毛公益嘗著其六人矣注謂冢宰第一召公領之而終之以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其間有所謂畢公者注以為司馬而書又有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畢公者豈非與名公並為東西二伯乎六卿既兼二伯矣寧不兼三公已乎竊嘗以周禮而折衷于尚書其得者益如是爾孰謂周禮非周公之典乎然穆王之命太僕正其書一篇丁寧反覆以后之德不德實係乎此益以其率天子左右侍御僕從之屬切于王

身其任為甚重者也周禮自太宰小宰宰夫之後則繼之以宮正宮正而下膳庖酒醢舍幕裘桌等職皆侍御僕從官也然則周禮之宮正即書之太僕正穆王之命其重如此而宮正乃上士為之豈周人命一上士而輒有一篇之書如是耶此以周禮而折衷于尚書不能無疑者也二經所載既相牴牾以後人官制之得失而折衷于周禮果得其當乎夫周禮首入天官而可疑者彰彰矣三百六十屬其疑可既耶恭惟國朝官制蓋沿唐

舊而或有所更革創立豈無得失詎可不講求其故耶文武兩途樞密本兵武臣職也用文資正官以充其使太平興國而昉于石熙載何耶既曰使矣而知院淳化之名又昉于張遜等何耶簽書起于何日太平興國中石熙載而同簽書之置治平且自郭逵始矣三司而有副使賈琰則太宗之初也至太平興國間胡為去副使之號而有同判三司侯陟王明之目耶直舍人院太宗初用張洎如以何事而立京官而任堂後雍熙元年李元吉等始何人而置此在內之職其一二大畧

然也提點刑獄淳化近代所未有而創于太宗皇帝或者以為是司不置可也而副使復立于真宗之朝何耶既而罷之又何也轉運有副使矣而判官之名開寶中許九言又必立于國初何也廣州市舶兼于守臣則自潘美始矣而又以為始于任中師何耶其特置使又始于何時也廣南縣太平興國戶五百以下者止主簿一員兼令尉舊制也而續又有縣令之置非冗耶此在外之官其一二可議者然也演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所損益蓋多也元豐

政和之所定因革當否願悉聞于諸君

周禮尚書官制異同

周官一書成王在豐所作也首之以三公三孤次之以六卿率屬終之以九牧阜萬民其辭簡其意盡其視天下可指畫于掌中周官立政葢相爲表裏者也略公孤而不言但曰王左右常伯常任釋者以爲三公六卿其信然歟卿固六也特致意于司徒司馬司空之三者何歟其曰準人非司冦歟不曰司冦而必曰準人何歟酒

誥之文猶是爾亦以司徒司馬司空而謂之圻父農父宏父也立政酒誥皆特舉斯三者則冢宰宗伯司寇猶可緩歟洪範八政亦止言其三人且去司馬而言司寇是又何歟三公不備雖難其人周公徃矣名公由保以遷師夫豈不當而卒老于其官將朝廷不陟之歟抑名公確遜之歟成周官制周官序其大畧周禮則演而伸之益一事也今若判然不相關者何歟卿可兼公于書槩見而公孤之寄為甚重蓋在六官上也今地官鄉老

二卿則公一人公而可以謂之鄉老歟又可繫之地官歟太師太保而謂之師氏保氏以中下大夫而屬之地官此其輕重之意與周官同歟異歟此又若不相關者然也其他周禮又皆有可疑者焉攷之天官有獸人𪓰人奚不與衡虞角羽同屬于地官歟天府豈禮官之屬而世婦女史不以隷于冢宰而亦在于宗伯之下何歟夏官之挈壺氏胡不處于春官馮相保章之内而弁師胡不置于司服之次歟秋官之屬太史之泛而其

甚有硩蔟氏蟈氏之類其果何謂歟冬官闕矣而續以考工記其書真可以補亡而王公論道之數語乃唐虞三代精微之訓令使六官全具而有若天施地設然其又何歟比者鑾輿幸學爰命儒臣坐講周官甚盛舉也周官一篇截然井然無一可議然合尚書周禮而紬尋之則莫能氷釋短藂歲月講求必熟幸發揮焉

官制 僕射御史侍中後皆以名宰相

正名孔子之所重也名浮于實固不可名損于實其可

乎正名莫大于官制官制莫大于相臣僕射昉于秦乎僕主役也秦重武官以之而主射事故侍中博士郎皆有僕射若軍屯吏則曰軍屯僕射若永巷則曰永巷僕射名之徼而職之細已乎成帝置尚書五人以一人為僕射則今僕射非昔之僕射也至東漢而愈隆建安有左右之名矣雖然左主客曹右領祠部蕭齊之制又止是也隋為從二品不既高矣乎至唐太宗時則為宰相矣然則僕射昉于秦乎前此矣周禮射人二下大夫即

秦之僕射乎以僕射之名而加之宰相能不損其實否乎御史大夫亦秦官也及漢因之則為丞相之貳今參知政事是也綏和改元更名大司空司空六卿之下者以名其輔相可乎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是則為宰相之副者尚矣然古者中士八人為之則亦甚微矣天官之小宰中大夫二人非乎參預朝政參議朝政參知機務參掌機密何太宗立號之多乎其後御史又為臺官不知起于何時也御史之名

足以名其輔相乎侍中者立政之所謂常伯周禮之所謂太僕也委任漸隆梁為宰輔唐龍朔為左相矣何其復舊之後又曰納言又曰黄門監至天寶又為左相唐之紛紛如此亦皆有由乎向者我孝宗皇帝朝以左右丞相而易去僕射之號善復古也或者又以周之冢宰當今之吏部尚書否乎若以冢宰為吏部尚書則小宰者非參知政事乃其侍郎否乎宰夫又凖今之何官也幸鋪陳之以觀經史之醞藉

大宗小宗

古者大宗之法不可行于後世何哉卿大夫各食虗邑而采地廢焉葢是法也隨井田封建而張弛耳有大宗則有小宗古者庶民無大宗則小宗亦不可得而有也小宗不行初無妨于睦族今人服屬五世而斬小宗之法遷止五世東坡以小宗不行為可惜竊謂百世不遷者既不可復五世之族天下何嘗不合哉第立宗子則嫡庶分爾國家定法如襲爵則有嫡庶之辨如奏補則

直論長幼之序此為盡天下之情而合古今之義采地既廢而小宗特立無爵可承徒分嫡庶豈不紛紛無益哉今自兩府而至百姓之家物力雄者則烝嘗田多其後子孫繁庶而其業依律以常存歲祀不乏每其房族第升一人以為之長雖不曰別子為祖而其實有別子為祖之意雖不立嫡子為宗子而宗子之道常不墜且自公卿而至庶人第有資產皆可為耳況今人烝嘗未始有田者古墳一丘而十數代之子孫歲醵以祭仁義

之道著在人心不泯如此東坡奚必過慮哉諸君謂此言何如且併以左氏貳宗戴記有無莫之宗者推廣而具陳之以觀博學

筮

貞悔之說聞諸洪範洪範雖出于武王箕子而其源自禹然則夏有連山而筮昉于此乎夏末代虞而舜廷有之矣連山未作不知著法何如耶其占辭又何如也則是前乎此者可謂八索將止以八卦索之而成六十四

歟抑亦已有辭歟不然何以占之也筮之應驗詳于左氏之春秋自懿氏卜妻敬仲至陽虎卜救鄭凡十有三條其十者信若淫巫瞽史也至于陽虎得吉爻而不敢進知其吉在宋而不在已此葢不為私心所昏亦未見其抽關啟鑰之高論也南蒯叛而枚筮之遇坤之比其辭為黄裳元吉子服惠伯以為雖吉未也且謂易不可以占險人皆疑左氏之誣是書皆出于手非果有舊史而因之信如是則其達乎著之理也遠矣其然乎穆姜

嘗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姜曰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矣豈隨也哉觀此二者凡所載占驗特前言戲之耳至是而方有實論雖然則其書無乃似非歟非也善為易者不占左氏葢造其域矣或且疪其為淫巫瞽史無乃未知左氏者歟且彼惟其達也故言鄭子太叔占楚子但曰周易有之在復之頤秦醫之占晉侯但曰在周易女惑男謂之蠱如在師之臨如在雷乘乾曰大壯初無揲著布卦之事其果契于夫子論不恒其德

者歟或又謂左氏非真達乎此也由其言數者之著則筆端偶造乎此亦如洛學論韓退之初未知道由學文而有到語非素知道者其信然歟且艮之隨者其五爻皆以陰陽之老而變特二為少陰不變耳故曰八此其為説甚易知杜預又以為雜用連山歸藏以七八為占非多知歟併請辨其所以

本朝樂

律歷同出歷輒變輒差而律之為樂也亦議論更改而

不定恭惟國朝始用周樂以治繼亂所損益可知也故

藝祖以其聲高且命和峴討論之先之以西京銅望臬

次之以上黨羊頭黍由是而雅樂和暢盖下于向也王

朴一律矣垂八年而李照始非之阮逸胡安定復起而

攻照之失胡阮之失也而徐復房庶又非之故仁宗之

世而樂屢制焉其後也司馬温公以一黍之廣為尺而

後制律則是安定而非房庶范蜀公用一黍之起積一

千二百黍之廣為律而後生尺則是房庶而非安定崇

寧中蜀公一故吏以公舊所制作之說來上而大晟樂以調夫使温公而聞大晟之奏也其善之耶其未耶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昔景祐間韓琦丁度惟厭其是非之無辨也故琦之言曰海内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噫信斯言也古人累黍之縱横長廣以校其毫釐非耶度之言曰歲有豐儉地有肥磽黍驗不齊古之立法存其大槩爾噫信斯言也令之定律隨時高下不必倣諸古耶嗟夫音之難知也

如此哉況樂又有大可疑者君子不可不辨也太常之樂設而不可聽教坊之樂聽而謂之淫然則古樂果若是其不可聽而可聽者皆為淫聲哉今之人不能聽古樂而古樂感當時之人何也誠恐太常之樂未必合古即教坊之樂而諧之以正聲乃其所以古也否則因古之器而理今之聲其庶幾古乎非也

車制

五輅之制興于周周非不美也夫子答為邦之問而必

有取于商然則聖人于此一事重之不敢忽葢因物以寓禮豈但推之以行陸而已哉自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作于黄帝而陶唐氏之彤車有虞氏之鸞車夏后氏之鉤車出焉商人之大輅又出焉意者愈出愈工至周而盡善矣何夫子之必反耶若謂文勝則反之以質然則周公過歟商之大輅山車也亦曰桑根以其金根之色也秦漢魏晉以來皆有金根車豈商制之美耶或以是為副車又何耶五輅尚矣而後周十二等之設果足以

備昔人之未備者耶抑太繁耶然漢大駕備車千乘屬車八十一乘豈十二等之在後周爲簡耶大駕八十一乘而法駕止于三十六何耶有辟惡有鼓吹有記里鼓有羊有象有豹尾後代迭興神巧百出豈指南之創于有熊氏耶四馬固也六馬見于夏書葢有所自來是爲天子之車良馬四之五之六之者干旄不云乎是又何也漢人加以一騑而備五馬之數以爲郡守之飾果當歟晉人黃鉞之一馬金鉞金鉦之三馬又何耶周禮春

官有巾車典路至于車僕則專職戎車者也胡為不屬于夏官耶名器徽悉之事願條歷代之當否一一以對毋使畧焉

地理之疑

人謂天文之學難于地理地理之學實難于天文何以言之耶天運一日而過周天一度人能一歲而究心乎是則大畧不逃乎吾之目中矣是可坐而學也前輩謂不行萬里不能通杜子美詩而司馬遷之作史記則跋

涉經年而後敢措筆是知地理之學為尤難也古今郡
縣更置分并移易又或遠近山川名號相類經史傳註
稍不加審則舛誤實多而後學尋究能無病焉試嘗以
三國六朝觀之蜀蔣琬請徙屯涪非今之涪州歟說者
又以漢涪縣地實今之綿州蓋華陽國志有曰涪去成
都三百五十里東北之要而郡縣志之述是州則其去
成都之里數與均而亦曰為東北之要衝且有西臨涪
水之言然則所謂涪者果綿州非歟又有馬謖敗于街

亭者則南鄭是也寰宇記及輿國圖經皆載之矣談者又以為方是時也亮已攻祁山而天水等郡皆響應豈有遽還南鄭而與張郃戰耶故李吉甫著于秦州隴城縣而所謂街泉亭者是也政和輿地記亦以此有街泉亭焉然則果南鄭歟隴城歟赤壁者蒲圻歟汶川歟郡縣圖志者李吉甫之所作也謂汶川之縣西八十里崖有赤色居人因以目為曹公敗處葢誤也果然非歟凡此皆可疑也晉袁真攻譙梁以開石門孜之地理書其

淮漢之北石門非一有在解縣者有在慈州者說者以
晉師至衛縣而還是不及解慈之境也元豐九域志以
為當在今之東平府齊侯鄭伯所盟之地果然歟庾翼
鎮襄陽使桓宣進擊李羆于丹水今懷州澤州皆有丹
水又商州之上洛則丹水之所自出然漢之丹水縣則
實今鄧州之境所謂丹水鎮是也以是為宣羆所戰之
處然歟是亦可疑者也劉牢之等之所據碻磝者晉李
毀于河水宋元嘉之所城者則今鄆州之陽穀非秦東

郡之茌平為今博州之聊城者歟此地易而名存得無疑歟其信然歟吕蒙所築濡須塢者旣以為和州含山縣又以為在巢縣則今無為軍也或以為在兩邑之間則二州之圖經皆有其名其果然歟寧使人無疑歟幸參訂焉毋謂難于天文而畧之也

八陣

八陣昉于諸葛孔明乎曰為握機者風后是在黄帝有之矣噫謂之風后雖未必然其在後漢立秋之日斬牲

貙劉隸孫吳六十四陣得非前此有是已乎天衡地軸一員一方而二者各有前後之衡前為虎翼後為飛龍風附天雲附地風曰蛇蟠雲曰鳥翔右者與蛇為陰而同位西北左者與鳥為陽而同位東南其類象若是當乎否也且四正者天地風雲也四奇者龍虎鳥蛇也風雲既為正矣安得又有鳥蛇者為奇耶虎翼蛇蟠以之圍繞飛龍鳥翔以之突擊不知突擊者有時而圍繞圍繞者有時而突擊歟抑專乎此也無乃一陣之中有兩

陣一戰一守歟果若是又不可以分別言之也抑或分或合其形之變不能以指定歟圖之者其常而至于其變又安得而圖之歟且游軍二十四陣本在後也而握機文又有曰先出游軍定兩端何耶况兩端本在天衡位也自方勝員遮之至鴈行而反以勝方夫序而至八則鴈行在七者之下矣又以勝其最先者此其為法何如耶豈陣法所謂常山蛇形而能首尾相救正若是歟李靖答太宗之問謂陣數有九而大將握其中四面八

向皆取准馬是果八卦九宮有自來也又以為詭設其名何耶司馬穰苴八陣之兵數與夫後人之六花十二辰者其皆出于是歟併欲聞其旨請毋以俎豆為辭

樂軒集卷八